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五回 硃砂痣甄母認嬌兒 伏梁症襲人思舊院

話說黛玉上一天游了太虛宮回來，天已晚了。次日飯後，來到寶釵屋裡便問：「香菱昨兒天齊廟去怎麼樣了？姊姊知道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正要打發鶯兒去問呢。」鶯兒在旁接口道：「估量沒有這件事，果然真的，太太早叫人過來通一個信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白閒在這裡叫你去走一趟，就說躲懶的話。」說聲未了，香菱笑嘻嘻的進來說道：「白到天齊廟去守了這一天，懊悔昨兒不跟姑娘們去逛逛。」黛玉道：「難道竟沒碰見什麼人嗎？」香菱道：「來的人可不少，知道那一個是我的親人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說我們大嫂子的話是聽不得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可憐他家在那裡？家裡有幾個人？一些都不知道，到底他親人是老的、小的、男的、女的？叫他去認誰！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，見了親人，認不得是親人，也算不得親人了。」香菱道：「有一位太太，瞧我個仔細，淌了一會眼淚，後來各自走開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個人就古怪，該問問他的來歷。」香菱道：「瞧他老人家，像有五十來歲，跟的老婆子、丫頭勢派不小，也像那一家宅子裡出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樣說，香菱與他沒有什麼相干的了。」正在議論，只見同貴喘氣呼呼的跑來對香菱道：「太太叫你呢。你才走了，有一位太太來問咱們太太，說昨兒天齊廟去這位姑娘是親生的，還是抱養的？太太對他說，這個人原是在路上買來做丫頭的，為了他還吃一場人命官司。這孩兒的住處姓名，他自己一點也懂得不得。那位太太說，既是買來的，多分是他的女兒無疑了，還得出一件真憑確據，他眉心裡一點胭脂痣迎面便見的，猶恐冒認，還有右腰眼裡照樣那麼大一點，那是說謊不來的。太太說同他過了這幾年，倒沒留心到這上頭，等著你去瞧呢。」寶釵笑問香菱道：「到底你身上有這個沒有？我也沒瞧見過。」香菱搖頭道：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」黛玉和寶釵兩個爭著要揭起香菱衣服來瞧，見寶玉進來了，香菱便不肯叫他們瞧看，忙跟著同貴走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「真是香菱的母親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又在這裡瞎說了，你怎知是他的母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剛才同貴來講，他母親說香菱腰眼裡有點胭脂痣嗎？香菱果真有。」寶釵道：「越發亂話了。香菱就有，我和他同住了這幾年沒有瞧見，你又怎麼知道？」寶玉道：「就是那一年我過生日，香菱和豆官這班人在園子裡鬥百草玩兒，拌起嘴來，泥水裡濺污了香菱的石榴紅裙子，我叫襲人拿一條來給他換上，他背著我換裙子，我蹲在地上偷眼瞧見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說話留點子神，也不怕薛大哥回來知道不依你。」寶釵瞅著寶玉半嗔不笑的道：「真是下作脾氣，人家女孩兒怎麼好意思瞧他！」黛玉笑問寶玉道：「你瞧寶姊姊身上可有沒有？」寶釵接口道：「先前倒有的，可惜瞧不著了。如今張家姑娘身上可是沒有這個的。」又向寶玉道：「你林妹妹身上有一對鴛鴦痣，晚上點著燈細細瞧去。」

寶玉笑了一笑，站起身來便往怡紅院去，要把香菱的話告訴晴雯、紫鵑。走進裡邊各處瞧了一瞧，靜悄悄的，他們兩個人都出去了。便轉身往外，聽得兩個老婆子在屋子裡講話說：

「這件事，先是女孩子自己不願意，就按著他脖子乾嗎？」寶玉聽了女孩子不願意的話，越發放輕了腳步，走到窗戶台邊潛聽。他們又講道：「怕趙廷棟要他媽去求璉二奶奶，有幾分拿手。不是頭裡來旺家的就求了璉二奶奶，辦成的嗎？」那一個老婆子道：「如今他也怕做惡人，未必要再乾這樣強橫霸道的事。只看他們的月錢，總是按著日子清清楚楚發給，再沒個捏拉挪移。就是咱們園子裡的人，經管這些花兒、果兒，盡咱們的規矩送他，也收了；設或有個來遲去慢，也不來挑剔咱們。他先前有這樣好脾氣嗎？」那一個婆子道：「那是他明知瀟湘館二奶奶強似他，不能像先前這樣由他鬧鬼。有的是銀子，索性打撒手，落得做個好好先生罷哩。」那一個婆子笑道：「這話也別委曲他，如今咱們府裡的事，比頭裡多添了幾倍，瀟湘館二奶奶不過拿個總，還是平姑娘幫他，按著定的規矩認真辦的，不過不像先前的尖酸刻薄了。只就一件事就瞧出他的厚處來了。」

「這個老婆子便問：『是什麼事？』那老婆子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告訴你聽。』」

寶玉聽了半晌，見他們把話岔到鳳姐身上，把正經要聽的話倒打斷了，不耐煩再聽他們，只得踱了進去。兩個老婆子連忙站了起來，陪笑說道：「晴姑娘和鶯姑娘都逛去了，沒有在家呢。」寶玉便根問他們女孩子不願的話。這一個老婆子因和那一家子有些瓜葛，膀胱氣不服，見寶玉盤問他們，便將計就計道：「我們本不敢在二爺跟前胡說亂道，二爺既是聽見了問我們，也不敢瞞著二爺。就是先前在這屋子裡當差的四兒，那時候因園子裡鬧事，太太攆了他出去，配了個小子，沒過門女婿死了。他娘要揀一門子對頭親，還沒合意的。那裡曉得趙廷棟的女人死了，他們硬央了媒人要去定這頭親事。年紀大小了一半，四兒心裡不願，天天在家裡尋死覓活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講的就是四兒，我再不料他還在家裡。你們又怎麼知道他們要去求璉二奶奶？」老婆子笑道：「那也是瞎猜的話，因為趙廷棟的媽是奶過璉二爺的，璉二奶奶很看重他呢。」

寶玉站著出了神，半晌，想起太太性子本來好的，不知聽了那一個的混帳話，一時發起火來，晴雯、芳官這一班子人，沒有什麼不是，就為沒相干的事都攆的走了，鬧的害病的幾乎死，很氣的出了家。四兒現擺著要受人家的欺壓，我不能叫「薄命司」裡的女孩兒，一個個都歸到他們院子裡來，就只和他們多過幾天快活日子，也是好的。便道：「我叫四兒依舊進來，他媽自在外面給他留心好親事，趙家的話有我呢。不知四兒願意不願意，你們去問他一聲。」那老婆子笑道：「問也不用問，得二爺多大的恩典，四兒同他媽還有什麼不願意？」寶玉道：

「那麼著，我就叫他進來。」

當下出了怡紅院，可巧遇見林之孝家的走過。寶玉便叫住了他，說要叫四兒進來伺候的話。林家的笑道：「如今二爺住的地方多，叫四兒到那一個院子裡去伺候？吩咐明白了好和他們說。」寶玉想了一想道：「叫到蘅蕪苑去罷。」林家的就先去回了寶釵，又到鳳姐處說了寶玉的話，鳳姐心想：「晴雯攆了出去，太太還叫他進來，芳官出了家，如今也進園子裡來了。」

太太已經把先前的事撩開，可不用去回。又因昨兒趙老媽子果然去見鳳姐，提起這話，鳳姐含糊答應，正在為難。今聽見寶玉要叫四兒進來，正可借此推卸。便吩咐林家的叫了四兒，徑送到蘅蕪苑去。四兒喜出望外，難得又進園子裡頭當差，臉上也有了光彩，且不怕趙家再來纏擾，立刻跟了林之孝家的到蘅蕪苑來，書且不提。

講到香菱天齊廟親人相會一事，原來賈雨村娶了甄士隱家的使女嬌杏，扶正後甚是相得。當年賈雨村在林如海衙門裡教讀，一日閒步到鄉間，見一座破寺院，門外掛的對句：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」有些意旨可味，牢牢記著。及至顯榮後，記起那座智通寺，便捐助銀兩起造這寺，把門外舊對句做新懸掛，不曾更換句語。如今廟宇煥然，一方香火有求必應。

那時雨村除了內任，從京裡打發人到南邊接家眷進京。先由水路坐船，尚未起岸，那日守風停泊，離這智通寺不過二三里路。賈夫人坐在官艙，聽後面艙婆笑講道：「不用說，人要走運氣，就是佛菩薩也要講交運的。幾年前頭一座破廟，白日裡鬼也捉得出的。自從賈雨村大人佈施了這宗銀子，就有緣頭出來募化，翻改了這寺院，菩薩重裝了金，佛地應該興旺起來，菩薩也靈了。左近一帶去燒香許願的人挨擠不開。」賈夫人聽見就是他老爺佈施銀子這座寺，也要去進香。因大船撐不進小港，便叫家人僱了一肩小轎，帶了丫頭、老婆子，請了香燭，到寺裡拈了香回來，見一個五旬以外的貧婦，汲了一桶水走進小間子裡去，宛像他舊主甄士隱的太太。賈夫人叫住了轎，命跟去的老婆子到這一家去，問明剛才進去的這個汲水婦人姓什麼，從那裡遷來的，有無子女？那婆子進去問了，出來回話道：「這婦人夫家姓甄，向在蘇州閶門仁濟巷居住，並無兒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幼年已被拐去的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知是舊主無疑，便命轎子抬到他門首歇下，出轎走進門裡。相見之下，甄太太一眼認出他是嬌杏，起居服色大非昔比。說話之間，甄太太講起別後連遭荒疫，闔家貧病流亡，遷移到此，度日艱難的話，各各垂淚。賈夫人拜認甄太太為母，邀同進京。甄太太樂從，並無箱只行李可帶，只收拾了幾件隨身東西，包了個包袱，其餘破爛傢伙，俱留送院鄰。

賈夫人叫老婆子拿了包袱下船，順便取了一套衣服，趕忙就來。

賈夫人又與甄太太坐了一會，等老婆子送到衣服更換。因此地離停船地方不遠——不上半里之遙——賈夫人也不坐轎，同甄太太步行回舟。

次日風順開船，一路敘話舊事。到了京中，先叫前站家人通知了兩村的信，接進住宅。兩村感念甄士隱昔時知遇之恩，竟依了他夫人的稱呼，認甄太太為岳母，相依度日。

這一天，甄太太也去天齊廟拈香。香菱已早到廟中，凡有進廟的人，留心瞧認，不知那一個是他親人。還是甄太太見了香菱模樣兒，有些像他女兒，釘眼看個仔細，一時未便啟齒訊問，只是怔怔的淌了一會淚，各自走開。甄太太回到宅裡，便將廟中所見之人告訴了賈夫人，賈夫人亦費猜疑。惟賈兩村早知此事底細，因當日作宰時，曾經判斷此案，衙內門子即係葫蘆庵小沙彌，將案情始末細細稟過兩村。今甄太太提及，想起來被拐的就是他女兒，如今尚在榮國府的親戚薛府上，便與甄太太說明，來到薛府訪問。薛姨媽叫了香菱回去，母女相認，難免一番傷心落淚。薛姨媽把他們勸慰，又將等哥兒回來把香菱扶正的話，告訴了甄太太。一面治酒款待，留住盤桓。

這裡賈母知道，以為奇事，要瞧瞧香菱的母親，命王夫人打發人過去。薛姨媽陪著過來，又請了本家兩村的太太，大家逛了一會園子。因冬天取屋子暖和，賈母那邊綺散齋書房設席，叫梨香院戲班伺候。這日，姊妹們只有探春在座。黛玉因有他師母，同寶釵過去應酬。飲酒中間，賈母細問甄太太家事，甄太太便將他女兒乳名英蓮自幼被拐離散，住居蘇州閶門，遭了回祿，夫主甄士隱看破紅塵出了家，孤苦無依，說著瞧了一瞧賈夫人，只說這是先前認的女兒，多年遠別，今在路上遇見，同到京都，這許多事講與賈母聽了。賈母只是歎息。

卻說怡紅院，晴雯知道兩位奶奶都過那邊聽戲去了，一時高興，叫到清音請邢大姑娘、史大姑娘，還有麝月、秋紋這幾個人，寶玉不過那邊去，也在這裡玩兒取樂。湘雲進來說道：

「老太太今兒請客，停會兒戲文煞了台，說聲要聽清音，便怎麼樣？」晴雯道：「史大姑娘，不用你著急，我安頓在那邊的了，要叫就讓他們。」

當下打起鑼鼓一套，未曾打完，見林之孝家的自己跑來道：

「本家太太要聽清音，太太叫他們去伺候呢。」晴雯便叫班子裡使喚的老婆子快收拾傢伙，孩子們跟著林家的走了。湘雲攤手道：「何如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要聽，明兒再叫他們來唱就是了。史大妹妹同邢大姊姊都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明兒偏不愛聽。」湘雲道：「晴姑娘聽清音，倒合著一件古事，所謂興至而喚，興盡而止，何必聽他！不聽比聽的越發有趣了。再不然，他們自己到梨香院去鬧一支。」

湘雲正和晴雯說笑，見四兒進來，與眾人問好，滿屋子瞧了瞧。湘雲道：「他也是舊時王謝堂前燕，今兒又飛回怡紅院來了。」晴雯見了四兒分外親熱，拉住他手道：「怎麼，我竟忘了你了！多早晚進來的？」四兒答道：「前兒進來的，在蘅蕪苑伺候奶奶。今兒奶奶到老太太屋裡陪客聽戲去了，過來瞧瞧姑娘們。聽說這裡唱清音，為什麼不見呢？」麝月道：「你原是要聽清音來的，不是來瞧他們。」四兒笑笑，晴雯又問四兒道：「你又為什麼出去的？」四兒道：「就是姑娘出去那一天，太太瞧著我，說我也是個沒廉恥的，還說我是與二爺同生日，道我曾說過同一天生日的就是什麼，也把我攆了。」晴雯聽了，頓時一盆火發道：「太太是仁慈的，因何送咱們的人不好？等明年二爺生日這天，我的東，替另辦兩席酒，給你做過生日，把平姑娘也請了過來，看還有人去唆聳太太來攆咱們不攆？」四兒道：「正是，平姑娘也同這一天生日，要攆大家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別胡說了，仔細平姑娘聽見了要捶你。」

當下湘雲站起身來向岫煙道：「咱們也該興盡而返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虛邀你們，明兒寶姊姊、林妹妹都閒著，叫這些孩子們來，大家在這裡鬧一天。」說著，寶玉與晴雯等都送至院門外。

正要回進裡邊，見五兒飛跑的進來道：「襲人姊姊不知為什麼，手裡拿了一面鏡子，栽倒在那邊路上，叫他也不應。我回到瀟湘館去遠了，奶奶也不在屋裡，所以到這裡來告訴一聲。」

「寶玉吃了一驚，趕忙過去。麝月、秋紋這一班人，都隨著寶玉去看。走到跟前，見襲人兩眼泛白，面色改常。寶玉與眾人把他攙扶起來，叫了兩三聲，襲人神色已清，睜開兩眼，將頭微點，並不答言。五兒拾了地上的鏡子，寶玉欲就近將他扶入怡紅院去，襲人搖頭示意，只得慢慢的扶回瀟湘館，到他自己炕上睡下。寶玉與他墊高枕頭，又拖被子蓋好，忙叫人吩咐去請醫生。晴雯、紫鵑在他屋子裡坐了一會，起身走了。寶玉叫麝月、秋紋在此照應。不多時，醫生來診了脈說：「外感甚輕，此由心境惡劣，肝氣上逆所致，治以舒鬱平肝為主。但須自己保養，切忌思慮過度，非全恃藥餌所能奏功，日久恐成伏梁症。」

伏梁者，如屋樑之伏於胸前，將來必至胸膈鬱塞，飲食漸廢，不得救藥矣。」寶玉把醫生的話告訴了襲人，叫他總要養心散悶，別自己躑躅身子。又叫五兒輪替照看湯藥一切。

黃昏後，賈母處席散，黛玉回來，知道襲人這件事，也過去瞧他，還問了幾句話，吩咐麝月等夜間留心照顧。麝月、秋紋、五兒幾個人替換在襲人屋裡走動。二更後，寶玉進來，見碧痕正在煎藥，麝月坐著打盹。寶玉叫醒麝月道：「你叫他們泡一壺茶來窩在暖桶裡，你同秋紋自去歇罷，今夜我在這裡陪他。」麝月「撲嗤」的一笑，襲人在炕上欠起身來道：「我這會兒身上舒服了，二爺的恩典，我再一輩子也是感激不盡的。」

別再住在這裡替我鬧亂子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有什麼？先前你們有人病了，不是我也給你們遞湯遞水過的嗎？」襲人歎口氣道：

「先前是先前，如今是如今。況且，頭裡也是你自己胡鬧，我們敢要你這樣嗎？我的好麝月姑娘，快替我送了二爺出去，我給你磕頭。」麝月便道：「當真二爺出去了罷。頭裡我也聽見說過這句話，我和秋紋兩個是他調教出來的。」

見他這樣光景，就在這裡熬兩三夜子，也是情分上應該的。

這點子也還幹得了，要爺在這裡做什麼呢？」寶玉沒法兒，只得訕訕的走了，還不肯回到別處去，就在黛玉屋裡歇了。

原來襲人那一天在雪雁炕上與寶玉敘舊，被雪雁瞧見，雪雁雖聽了晴雯勸說，未曾嚷破這件事，然顏色詞氣之間，終露些圭角，襲人豈瞧不出來？追想當日與寶玉初試雲雨之事，後來挪到怡紅院去，諸事惟我佔先，憑他屋子裡收了誰，總越不過我的分，誰人還給我臉子瞧呢？想到此處，不覺羞愧之心與怨苦之氣鬱結於中，不勝病骨支離，甚至寢食減廢，觸起當日王夫人罵別人：妝這個病西施樣兒給誰瞧呢的話，不敢言語一聲兒，只得勉強照常支撐過去。

一日，五兒來借他一支抽絲蝴蝶簪看樣兒，便翻騰梳匣裡，有一面小手鏡，記起是紫鵑來陪伴寶玉隨梳具帶來，寶玉指留這件東西在屋裡，後來忘了還他，隨手擦在梳匣裡頭的。見物思人，因人想話，紫鵑不過瞎說一句林姑娘要回家的話，那一個就嚇得什麼樣似的。他們兩個人的心事誰還瞧不出來呢？就先娶了寶姑娘，照像如今這樣辦法也很好，寶玉自然不走了。

寶玉不走，我何至有此一變？萬不該在他跟前，把林姑娘回來的話也瞞得緊緊的。總是自己糊塗該死，悔也無及。正在出神，晴雯打發小丫頭子來請他去聽清音。襲人因為暗屋傷心，懶怠到怡紅院去走動。今晴雯打發人來請，執意不去，又怕他見怪，延挨了一會，沒奈何去走一趟。帶還紫鵑這面鏡子，出了瀟湘館，無精打采的往怡紅院來。才瞧見院門，心上一酸，眼前烏黑，頓時暈倒在地，不覺昏迷過去。幸虧五兒也要到怡紅院去瞧熱鬧，隨後趕來看見，告訴了這句話，眾人才來扶他回去的。

襲人本是心病，今見寶玉多情，不改舊時，黛玉又親去瞧他，還聽寶玉告訴他醫生的話，只得自放寬心，把不得已之事暫且撩開，服藥後病去其半，到第二天，便可強步起來，飲食漸增。

再講寶玉次日一早起身，忙過襲人屋裡，問明服藥後安穩才放了心，便倒賈母、王夫人處請安。回來正見春纖端了一盆清水，灌漑那盆淚草，便笑道：「我怎麼把這件事忘了！」忙催擺飯，與黛玉用畢，叫一個老婆子捧了玉盆，寶玉跟在後面，到二門外叫焙茗接著，同了鋤藥，叫備馬坐上，要到太虛宮去。

早有管工家人帶了鑰匙開進裡邊，寶玉徑到絳珠宮院子裡，親自動手把那一叢蕙草端詳了一會，帶泥捧出，與絳珠仙草並植了。見他互相披拂，宛似故交覲面，各有知識的光景。焙茗在旁見寶玉看得呆了，便端了空盆子催著回去。

寶玉起身，步出院來，焙茗笑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矜貴蘭草，值得把他種在玉盆裡頭？」寶玉道：「天下那有像這樣珍重的蘭草？」焙茗道：「莫非是大荒山帶來的仙草不成？」寶玉道：「說起他的來處，這個地方你也到過。這會兒沒有閒工夫講給你聽。」焙茗道：「怪不得爺的事忙，要遇爺閒的時候甚難。前兒這件事還沒回明二爺，他們又來找了奴才兩會，難得今兒伺候爺到這裡來辦這件清閒差役，還回得上兩句話，請了爺一個明示，也好去回報他們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事情？我不知道。」焙茗道：「講起來話長，請爺到裡頭殿上坐了，好回爺的話。」寶玉心想，殿上都有塑像，他們進去見了，定要指東說西，未免唐突仙姝，便站在院子裡道：「不用進去，有什麼話就在這裡講罷。」焙茗道：「他們也在家塾裡念過書，說起他兩個的雅號來，二爺還該記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家塾裡唸書的人，來來去去多著呢，我那裡記得這些。」焙茗道：「就是香憐、玉愛兩個。敘起親戚來，是遠的了。因和二爺交好一番，他們近來家裡的日子很難過，來求二爺，不過想照顧他們些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記起來了，我好久不見他們，為什麼不來見我？」焙茗道：「他們原想見二爺，一來爺的事情忙，怕候不著二爺，礙著臉上下不來，所以盡仔來纏奴才轉求二爺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怎樣照顧他們呢？只好給他們幾百兩銀子一個，去過度就是了。」焙茗道：「給他們銀子果然好，但是，他們吃用慣的，又不用肩挑貿易，把這幾兩銀子使完了，底下便怎麼樣兒呢？」

據奴才的意思，如今這些本家爺們，整十萬兩銀子領出去開當舖字號，因親帶眷，拉攏進去的人還少嗎？只要二爺說一句話，不拘那裡，送他們進去幫辦些事，派一點釐頭，就夠他們沾光一輩子，吃著不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送他們到那裡去好？我和誰說呢？」焙茗道：「爺有了一句話，奴才說去，誰敢駁回？他們兩個自然要當面謝二爺呢。」

話未完，只聽宮門前轎轎之聲，一時到了門外停車。寶玉心想，此處諒無別人敢來閒逛，莫非裡頭有誰出來？正在動疑，見前面走的老婆子，後邊小鬟隨著，一人緩緩行來，卻是妙玉。

寶玉便叫焙茗、鋤藥遠遠站開，自己趨步上前問訊道：「難得妙師羽輪蒞止，可作人間丹府，將來蒼梧溪畔，黃庭觀中，《道德》二經得所傳矣。殿上多園中諸女伴塑像，妙師進去摩頂一番。」說著，心想陪他進內，因不知妙玉乖僻性情已改，有焙茗、鋤藥在此，他一時嗔喜難測，未敢造次。因向妙玉道：「緣有俗事，未及奉陪，望乞涵恕。」寶玉瞧妙玉進了殿，回身往外，吩咐焙茗安頓香憐們的話，便上馬而回。

這裡妙玉在各處瞧見塑像，果與黛玉諸人面龐無異。看到自己，還是未改相的本來面目，便叫一個老婆子去尋了些窯煤，親自把塑像塗壞了，話不細表。

講到焙茗、鋤藥跟隨寶玉回家，繳進玉盆，寶玉徑到瀟湘館來。五兒回報：「奶奶同三姑娘、史大姑娘到蘅蕪苑。」才進裡面，聽見笑聲未絕，又聽湘雲道：「橫豎二哥哥的同年多，著留心選罷。」

一時寶玉走進，湘雲先開口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可知道太太又要認乾女兒？咱們端整喝喜酒呢。」寶玉笑問：「太太要認誰？」探春接口道：「你們且別講出這個人來，先叫二哥哥猜一猜。寶玉道：「猜也不用猜，這個人我知道。」湘雲道：「果然二哥哥猜著了，前兒高興，聽清音『風雨近重陽』的佳句，被催租人掃興，咱們另備兩席酒，是我的東。但要一猜就著，若一擊不中，就算二哥哥輸了。」寶玉因剛才聽說同年裡頭選的話，估量這位姑娘還未配親，除了眼前，沒有人。在園子裡頭來去的，有大嫂子兩個妹妹，還有喜鸞、四姐都沒定親。想了一回，一定拿不準是誰。黛玉見他思索，想要提一句，當著眾人不好開口，假作吟哦詩句道：「寄語東風好抬舉，繡簾從此脫青衣。」湘雲瞅著黛玉，嘴裡哼了一聲：「嚴拿傳遞。」黛玉微笑不語。寶玉一聽念的詩句，心已明白，想如今太太屋裡這幾個，並無垂青之人。因寶釵故後，王夫人曾誇過鶯兒，便拿準是他，指名說了出來。

寶釵聽了，忍不住「撲嗤」的一笑。探春也笑道：「太太果然認了鶯兒做乾女兒，鶯兒和他姑娘倒該姑嫂稱呼了呢。」黛玉瞧著寶玉道：「怎麼你這樣糊塗？也不想想鶯兒是寶姊姊屋裡伺候的人，太太怎樣叫他過去認乾女兒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並不是二哥哥糊塗，倒被二奶奶兩句詩題糊塗了。不用說，該罰多說話的備東道。二哥哥替另猜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不猜第二個了，但等喝太太的喜酒，我先備席請你們何如？到底太太認的是誰？也要向我說個明白。別我猜著了，你們故意惱我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「沒有的話。這會兒我們有我們的事，太太認這個人，停會兒再和你講。你自逛你的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，剛才妙師父一個人到太虛宮去逛呢，不知回來了沒有？」探春道：「前兒你們說起妙師父配住在這個地方，我聽邢大姊姊說他要到那裡去住，四丫頭要去住攏翠庵。」

珍大嫂子受過四妹妹的氣，如今也未必管他這些，怕太太不肯由著他。」黛玉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四妹妹的性子執住了，憑誰也拗不過他來。況且，他的參悟功夫已經差不多了，他要到外邊什麼地方去住，自然使不得，就在咱們園子裡，隨他去罷咧。三妹妹聽見太太有什麼話，咱們多勸勸，不必阻止他。」眾人聽了，皆以為然，惟寶玉默無一語，心中似有些悵然的光景。湘雲道：「二哥哥又發什麼心事了？咱們都到四妹妹那裡逛去，問問他攏翠庵前的梅花可開了沒有，好慶賀新閣子賞梅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們先走，我和寶姊姊還有句話商量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們商量什麼話？」黛玉道：「過兩天總知道，這會兒不叫你們聽。」湘雲站起身來笑道：「有什麼聽不得的話，不過又是那一個姑娘，那一個姐姐的事情。」說著便拉了探春同寶玉出門，徑找惜春去。這裡黛玉不知有什麼話和寶釵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